

中华经典文学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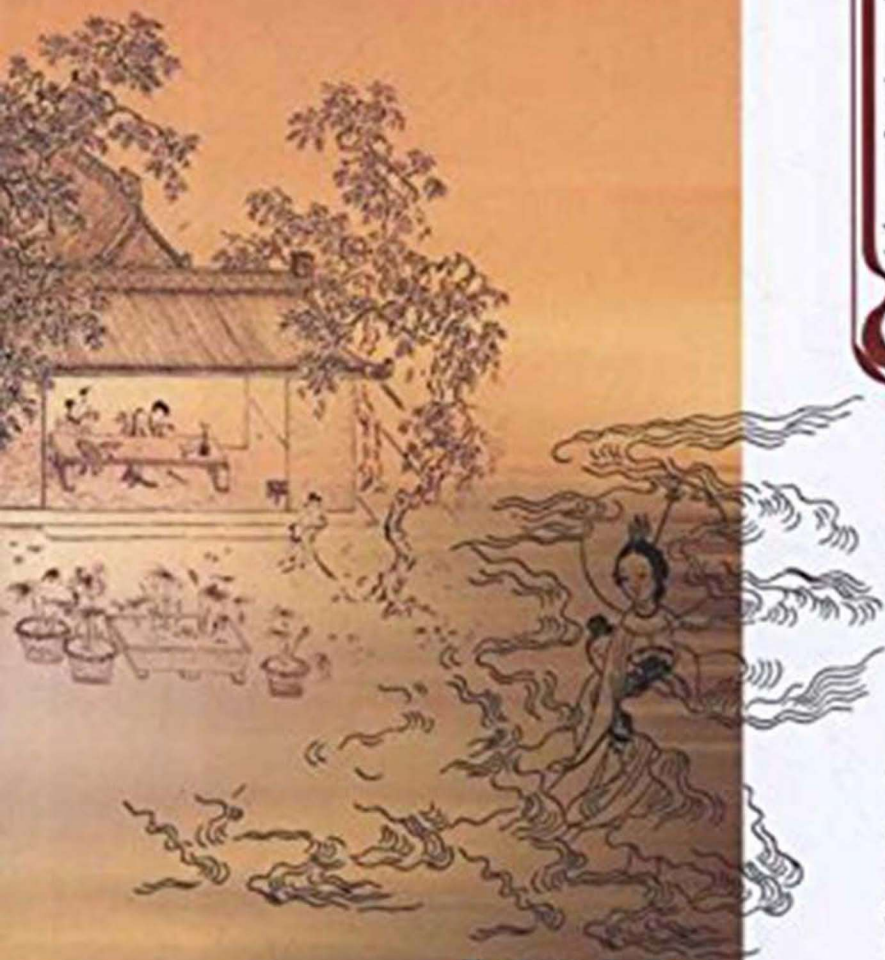
白话

聊斋志异

精选

(清)蒲松龄 原著

王雷 编写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话《聊斋志异》精选 / (清) 蒲松龄著; 王雷编写.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 - 7 - 220 - 08443 - 0

I. ①白… II. ①蒲… ②王 III. ①笔记小说 - 中国
- 清代 IV. ①I242.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9405 号

BAIHUA LIAOZHAIZHUYI JINGXUAN

白话《聊斋志异》精选

(清) 蒲松龄 原著 王 雷 编写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章 涛
LeoChunSung 工作室
杨 潮
徐 英
李 进 王 俊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 @ mail. sc. cninfo. 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459 86259455
(028) 86259524

制 版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插 页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140mm × 202mm
9. 25
185 千
2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
ISBN 978 - 7 - 220 - 08443 - 0
18. 00 元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写在前面



《聊斋志异》是一部以写花妖狐魅、畸人异行著称于世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堪称中国古典短篇小说之巅峰，也是世界文学的明珠。

《聊斋志异》的独特风格在于其奇特诡谲的故事情节、异彩独放的人物形象、不同流俗的美学理想。聊斋故事的背后，揭示的是人世辛酸悲凉的生活场景、人物困窘惨痛的生活经历，是对人间善恶的最后清算和对人生意义的重新审视，因此会引发人们强烈的政治义愤、道德感怀和艺术遐想。本书选取《聊斋志异》中故事性强的五十余篇佳作，改写成白话故事，一为方便当今读者阅读，使读者在忙碌的工作生活之余能够快速而准确地了解《聊斋志异》一书的精要；二为弘扬经典文化，在如今网络发达、译本良莠各异、影视剧翻



白话

聊斋志异

精选

拍成风的形势下，对《聊斋志异》进行文学的、艺术的、合理的解读。

《聊斋志异》既为鬼狐立传，自然有很多关于因果福报以及天理循环的命定之说。对此，编写者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同时孟子也说过：“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编写者始终认为，天理与人心，原本并不矛盾，相信读者自会选择。

目 录

画 壁	1
崂山道士	4
娇 娜	8
妖 术	18
三 生	21
新 郎	23
王 兰	26
画 皮	29
陆 判	36
婴 宁	46
聂小倩	59
水莽草	69
酒 友	73
红 玉	75
连 城	82
庚 娘	91
青 梅	97
罗刹海市	106
公孙九娘	116
续黄粱	123
辛十四娘	129
郭 生	141



白话

聊斋志异

精
选

窦氏	143
云翠仙	147
颜氏	154
菱角	158
考弊司	162
向杲	167
梅女	170
冤狱	176
小翠	179
鬼妻	190
梦狼	191
司文郎	195
丑狐	205
王子安	208
折狱	210
鸟语	217
乔女	218
布商	222
席方平	224
贾奉雉	231
胭脂	240
瑞云	249
葛巾	253
书痴	260
齐天大圣	264
王者	268
竹青	271

嘉平公子.....	275
二 班.....	278
毛大福.....	280
锦 瑟.....	282

【 画 壁 】

江西有个书生叫孟龙潭，有一年与朋友朱孝廉去了京城。一日，二人外出闲游，进了一座不起眼的小庙。庙里住着一个老和尚，见有客来，忙整了整衣服，迎了出去。

“这座庙很少人来”，老和尚一边带路一边道：“二位施主随便参观就是。”

老和尚引着孟、朱二人进了大殿。只见大殿正中供奉着南朝高僧宝志禅师的塑像，大殿两侧的墙上画着彩色壁画。朱孝廉漫不经心地望了一眼，却被东侧墙壁上的一幅画吸引住了：那上面画的是散花天女。内中有一名少女唇如涂丹，容色绝美，手里拈着一朵娇花。朱孝廉定睛看时，却见她秋波流转，似在向自己微笑。朱孝廉不由得心中一荡，霎时间觉得自己的身子轻飘飘的，如驾云端，等到再清醒过来，便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只见远处殿阁重重，山清水秀，恍若仙境；而自己此刻正置身于人群之中，听一位老僧说讲佛法。

朱孝廉正自疑惑，忽觉有人牵了牵自己的衣角。朱孝廉一回头，更是惊讶：面前站着的，赫然便是那拈花少女。只见她仍拈着那株花，冲自己嫣然一笑，转身离去。朱孝廉被她这一笑，什么疑惑都忘了，连忙追了上去。

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前方出现一座小屋，小屋前是一段曲折的回栏。那女子过了回栏，已到了门口。朱孝廉停在原地，四下里一望，见此处十分僻远，有些害怕，思忖着该不该再往前走。那女子像知道他心思似的，见他不走了，举了举手中的花，示意他过来。“她都不怕，我有什么可怕的。”朱孝廉心



道，于是壮着胆子，跟了进去。等进了小屋，见屋中并无他人，朱孝廉一把抱住了她。那女子半推半就，终与朱孝廉成其好事。

朱孝廉美人得抱，自然难分难舍。忽听女子说要走，便长吁短叹。女子劝慰了他一番，答应晚上再来，朱孝廉这才稍稍宽心。就这样过了两天。这天晚上，女子又来与朱孝廉相会，却听屋外有人高声道：“姐姐干的好事！”

朱孝廉一惊，刚要问怎么回事，女子却笑着摆摆手，上前开了门，道：“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朱孝廉往门外一看，只见院中站着几个花枝招展的美艳女子。内中一个着紫衣的女子笑道：“姐姐既有了人家，怎么还是少女的打扮？说不定孩子都有了，嘻嘻。”

“快别取笑我了，进来吧。”女子道。

朱孝廉与这些姑娘一一问好，可是总觉得她们很是眼熟，似乎在哪里见过。直到见到紫衣女子，忽然灵光一闪，道：“我想起来了，你们是那画壁上的散花天女！”

“公子说是就是喽。”紫衣天女笑道，又向其他天女道：“来，我们给姐姐换个少妇的发式吧。”

于是天女们一边哄笑，一边给拈花天女重新梳洗了一番。大家闹了一阵，紫衣天女打趣道：“姐妹们，我们还是赶快离开吧，恐怕有人等不及了。”众人便嬉笑而去。

待屋中只剩下二人独处，朱孝廉再打量身边的美人，但见她云髻高耸，耳着明珠，比先前之少女装扮更添了几分明艳，不禁情难自己，又是一番温存。二人正如胶似漆，忽听外面一阵喧哗，锁链声、皮靴踏地声、呼喝声由远及近。女子暗叫不好，与朱孝廉一起偷偷向外望去，只见一名身穿金甲的天神站在院中，面黑如漆，身上系着拿人的锁链，手里拎着大槌，在

向自己的姐妹们问话：“人都到齐了么？”

“到齐了。”紫衣天女道。

金甲天神眼光锐力地扫向众人：“如尔等发现有谁胆敢私藏下界凡人，速来报我，否则严惩不贷！”

“我等不敢。”众天女齐声道。

朱孝廉听着金甲天神的话，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天神对众人的回答很是满意，正准备离开，忽然发现了不远处的小屋，于是抬脚往小屋走去。朱孝廉再看身边，那女子已吓得面无人色，惊惶地望了望四周，慌道：“快藏到床下去！”话音方落，便已推开墙上一扇小门，猛地跳了出去。

朱孝廉趴在床下，大气也不敢出一声。脚步声渐渐近了，不一会儿，金甲神进了屋。朱孝廉紧张得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好在金甲神没有发现异常，稍一停留，便离开了。朱孝廉松了一口气，却不敢出门。听见屋外不断有人来往，并且对此事议论纷纷，朱孝廉愈发害怕，觉得耳边似有蝉声鸣叫，眼里像有火冒出，又红又痛，生不如死。可是自己终究无计可施，只有等那女子回来，而且连自己来自何处都不记得了。

孟龙潭在大殿中，欣赏了一阵壁画，一回身，发现朱孝廉不见了，便问老和尚见到朱孝廉没有。老和尚笑道：“朱孝廉听人说法去了。”

“哦？是么？在哪？”孟龙潭奇道。

“离此处不远。”老和尚笑道，拿手指一弹墙壁：“朱施主，为何久游不归？”

孟龙潭怔怔地顺着老和尚所指方向望去，惊讶地发现，壁画上多了朱孝廉的画像，只见他侧耳伫立，似乎在听老和尚说话。孟龙潭还没来得及细问，只听老和尚又高声道：“你的朋友等你很久了！”



更加奇异的事发生了：画中的朱孝廉似乎被风吹过一般飘了起来，孟龙潭眼前一花，朱孝廉已然从画壁中落在当下。只见他如木雕泥塑一般，目光呆滞，站都站不稳。孟龙潭连忙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朱孝廉还没回过神来，道：“适才我躲在床下，听到有人敲门，声音大得像打雷一样。于是我出门去看，结果就到了这里。”再看墙上的画，之前拈花微笑的少女，如今梳着少妇的高髻，与自己在画中所见一模一样。

朱孝廉心中大骇，忙向老和尚一拜，慌道：“请法师指点迷津！”

老和尚一笑，道：“幻由人生，贫僧岂能说清？”

朱孝廉明白，老和尚的意思是，人有淫心，便生淫念，所以才借拈花天女而点化自己，劝自己改邪归正。朱孝廉郁郁寡欢地离开了小庙，孟龙潭也吓得六神无主，匆匆与老和尚作别。

【 崂山道士 】

县里住着一户姓王的官宦人家。王家有个小儿子，年少时就崇拜那些白日飞升、点石成金的道士。听说崂山上住着神仙，便决定到那里求仙学道。

王生背着书箱，走了很远的路，这一日终于来到崂山脚下。好不容易登上一座山峰，见前方不远处有座道观，望去十分清幽。王生入得道观，只见蒲团上坐着一个老道。这道人虽然满头银发，但一双眸子却顾盼生辉，观之令人忘俗。王生忙上前行礼，说明自己来意。

“你想学道？”

“是。”

老道看了看王生：“只怕你吃不得苦。”

“弟子吃得！”王生忙磕头道。

“如此，你就留下来吧。”

王生于是留在了观中。每日傍晚与其他弟子一道向师傅问安，早上便按照师傅的安排，与大家一起上山砍柴。王生初来乍到，以为这是修仙的必修功课，不敢有丝毫怠慢，老实砍柴。结果一个多月下来，手上脚上都磨起了厚厚的老茧。王生是官宦人家出身，从小享惯了福，哪受过这种苦，便有些后悔，觉得出来学道，不如在家享福来得自在。

一天傍晚，王生砍柴回来，觉得实在支撑不下去了，便来找师傅，想要说回家的事。不巧师傅有客人来访，一众弟子在旁侍候。王生只好退到一边，寻思着找个合适的机会再说。

师傅与两位客人推杯换盏，相谈甚欢，不知不觉，天色已暗了下来。“师傅，要不要掌灯？”一弟子道。

师傅摇头一笑，命弟子拿来纸与剪刀。师傅拿剪在手，在纸上剪下一个圆，又把圆粘在了墙壁之上。忽然，那枚圆纸片竟化为明月，照得四周如同白昼。王生看了，惊羨不已。

“你的弟子们也够辛苦了。”一位客人笑道：“如此良辰美景，让他们也来喝一杯吧。”便从桌上拿起酒壶，叫大家都过来喝酒。他一边给人斟酒，一边劝道：“大家尽兴，不醉无归。”王生看那酒壶，甚是小巧，心中不免奇怪：这里有七八个人，一壶酒如何够分？一人一杯尚不足，又岂能尽兴呢？不仅他有如此想法，其他弟子也知道酒壶小，怕酒不够，纷纷争着上前，唯恐轮到自己的时候酒已经没了。可是说来也怪，大家不知续了多少杯，那壶里竟似有倒不完的酒，怎么喝也喝不干。



另一位客人见大家喝得差不多了，朗声道：“今夜有明月美酒，岂可无乐舞相伴？待我请嫦娥为尔等助兴！”说着将手中的筷子一甩，扔进壁上那轮明月之中。众人紧盯着那明月，见有一美人从月光中款款而来，起初长不盈尺，等到她落在地上，已是一位纤腰秀颈的绝色佳人。此时有乐曲声自天外而来，眼前的美人和着乐声，跳起了《霓裳羽衣舞》。只见她广袖轻飏，舞姿翩翩，直看得众人意动神摇，如痴如醉。

美人舞了一段，忽然启朱唇，发皓齿，唱道：“一从别人间，幽我于广寒。早知神仙苦，何必上青天。”其声宛转清越，仿佛箫管齐鸣。美人歌罢，忽然凌空跃起，落在几案之上。众人大吃一惊，还未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美人已踪迹不见，几案上剩下的，只有那双筷子。

师傅见此情景，捋须大笑。先前斟酒的客人笑道：“今宵相聚，甚是欢喜。可是我已不胜酒力了。不如二位送我回月宫吧？”三人于是离开自己的座位，渐渐地飞身融进了月中。众人只见三人在月中对饮，音容笑貌清晰可见，就像反射在镜子中的影子一样。过了一会儿，月光渐渐暗了下来，室中一团漆黑。有弟子点亮灯烛，见师傅坐在几案旁边，案上的菜肴还在，可是客人却不见了；而墙上的“月亮”，也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你们喝好了么？”师傅问道。

“喝好了。”弟子们道。

“喝好了还不快去睡觉，小心误了明天割草。”师傅道。

“是。”众人忙应声而退。

王生回到下处，对方才三人的法术羡慕不已，暗暗庆幸自己没有离开，决心要好好跟着师傅学道。可是又一个月下来，自己每天还是早出晚归，上山砍柴，累得要死，可是师傅仍然

没有提过教法术的事。王生实在熬不住了，找到师傅，抱怨道：“弟子不远百里来拜师学道，原指望能学个一招半式，纵然不能长生不老，但若懂得一二法术，也不枉我来这一趟。可是到现在已经两三个月过去了，师傅只让我上山砍柴，不曾传授一点法术给我。弟子在家里，从来没受过这种苦。所以，弟子来向师傅辞行，这道，我不学了。”

师傅闻言一笑，似乎这一切在他意料之中：“我早说过你吃不得苦，今日一见，果然如此。你回去收拾行李，明早便下山吧。”

王生一听，心中不忿：“师傅，弟子好歹在这山上做了许多天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就请师傅传授我一点法术吧，我也算没有白来。”

“那你想学什么？”师傅笑道。

王生想了想，道：“我见师傅平日里走路，遇到墙像没遇到一样，直接就穿过去了。我想学‘穿墙术’。”

“好。”师傅点点头：“你过来，我将口诀传授于你。”

王生跟着师傅，将口诀记了下来，按照师傅所说，来到一堵墙下。师傅命他先念动咒语，待他念完，喝了一声：“入。”王生看着墙，不敢动。师傅一笑，道：“别怕，你试试看。”王生这才沉住气，冲着墙走了过去，结果走到墙边，被挡住了去路。“你要低下头，马上冲过去，不要犹豫。”师傅在一旁指点道。王生于是倒退了几步，冲着墙跑了过去。果然，墙就仿佛不存在了一般，等他回头时，已身在墙外了。王生大喜，又回来向师傅道谢。师傅道：“仙术不可亵渎，否则就不灵验了。”又命人给了他盘缠，放他下山。

王生回到家中，自称遇到了神仙，学会了穿墙之术。见妻子不信，便如师傅所说，离墙数尺，冲了过去。结果头撞在墙



上，扑通一声跌倒在地。妻子忙上前将他扶起来，见他头上已肿起一个大包，简直像长了一只大鹅蛋，便再也忍不住，手指大包，笑得前仰后合。王生又羞又怒，知道是师傅戏耍了他，但归根结底，终是自己不肯吃苦才学艺不成。心里虽然不忿，却也只能骂“老道无良”罢了。

【 娇 娜 】

书生孔雪笠是孔子的后裔，为人风流儒雅，诗写得很好。他有个好友在天台做县令，给他写信请他过去。孔雪笠到了天台，没成想朋友却死了。孔雪笠无依无靠，又没了盘缠，只好到一座普陀寺里寄宿，靠替寺里的僧人抄抄写写维持生计。

这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路上连个行人也很难瞧见。孔雪笠外出办事，偶然路过普陀寺西一座大宅院。他听人说，这座宅院的主人姓单，是名门之后，只因惹上官司而家道中落。眼见着家里僮仆尽皆散去，单先生只好带着妻小搬到乡下居住，这座宅子便空了起来。想想世态炎凉，看看自身处境，孔雪笠不禁心中感慨。

单府离普陀寺，不过百步之遥。孔雪笠正打算回寺，却见单府的门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少年。孔雪笠自恃人品风流，但是跟眼前的少年一比，登时觉得自己被比下去了，不禁有些自惭形秽。正要举步离开，却被那少年叫住。

“先生留步。”少年道。

“公子是在叫我么？”

少年深施一礼：“山野敝居，久不见客来。不想今日大雪，遇到先生。先生若不嫌弃，就请进来喝杯茶吧。”

孔雪笠对这少年印象极好，左右回寺中也是无聊，便欣然应允。

少年引着孔雪笠进了院子。只见这院中建筑，虽不甚宏敞，却也小巧有致。各屋皆有绣花的帘幕装饰，墙上挂的是古人的字画。孔雪笠见桌上放着一本书，署名“琅嬛琐记”，便信手拿了起来，随便一翻，颇为吃惊——这书中所写，尽是自己平日闻所未闻之事，心底里不由得对这位少年又多了重敬意。料想这位少年定是单家的公子，才会有如此的人品和学问吧。

“我看先生人品不俗，可形容却有些落拓，不知是何缘故？”少年道。

孔雪笠便把自己的身世遭遇说了一遍。少年听罢，颇为同情，道：“以先生的才学，足以去私塾里做个老师，何必在这寺中卖字度日呢？”

孔雪笠叹了口气，道：“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又无人举荐，想要教书，谈何容易啊！”

少年一笑，道：“如果先生不嫌弃，我愿拜先生为师。”

“不敢不敢。”

“请先生收下我吧。”少年恳切道，就要给他行礼。

孔雪笠大喜过望，连忙扶住他：“我才疏学浅，不敢当你的师傅，不如我们就以朋友相称吧。”

没想到一场大雪，自己竟有这样一番经历。孔雪笠心情大好，问道：“平日里我也曾路过府上，为什么你家的大门总是锁起来的呢？”

少年摇头一笑：“先生误会了。这里是单府。从前因为单先生搬到乡下，宅子便空了起来。我复姓皇甫，祖籍陕西。因为家中失火，烧了宅院，便暂时借此处安顿罢了。”



“原来如此。”孔雪笠道。想想皇甫公子也是寄人篱下，与自己的处境倒也有几分相似，便觉得与他又亲近了几分。

二人越谈越投缘，渐渐地天色已晚。皇甫公子便留孔雪笠住在了府上。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皇甫公子便起了床。孔雪笠觉得冷，缩在被子里。一名小童来升炭火，见了孔雪笠，施礼道：“孔先生，太公来看你了。”孔雪笠忙从被子里爬起来，还没来得及更衣，打外面已走进来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见了他，连声道谢：“孔先生不嫌弃犬子，收他为徒，老朽感激不尽！他一个小孩子，哪里配和你朋友相称，以后教他一定严守师生之礼，不要乱了辈分。来人，把东西拿上来。”

话音未落，便有家仆手端锦盘上前。孔雪笠一看，里面盛的是锦衣一袭，还有貂皮做的帽子、鞋袜。太公等孔雪笠梳洗完毕，领孔雪笠去正厅。酒筵早已备齐。孔雪笠见那家具陈设、餐碟杯盘，还有奴仆的穿着打扮，虽叫不出名字，但皆非寻常人家可比。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太公告辞，皇甫公子便把自己平日所习呈给孔雪笠看。

“你学的都是些古文古诗，怎么没学八股文呢？”孔雪笠奇道：“如今的读书人，不写八股，可是很难考取功名的啊。”

皇甫公子一笑，道：“我不思进取嘛。”

到了晚上，皇甫家又备了酒筵，皇甫公子悄声道：“太公说，今日可以尽兴，明日便不许啦。”又吩咐小童：“你去看太公睡下没有。要是睡下了，就把香奴叫来。”

小童去不多时，抱着一个琵琶进了门。又过了一会儿，一名婢女进了门，向皇甫公子及孔雪笠二人行礼。孔雪笠一见，这婢女身着红衣，模样甚是俊俏。

“香奴，给我们弹一曲《湘妃》吧。”皇甫公子道。